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道鄉集卷二十四

宋 鄒浩 撰

啓

賀蘓丞相啓

伏審妙簡帝心顯陞宰路白麻誕布黔首交欣竊以漢
盛孝文賈誼未忘於出涕唐推貞觀馬周猶為之興嗟
蓋深憂常伏於隱微而致理必思於長久用能有濟以
冒無疆維時真人紹隆寶構歷鑒百王之躅遠追二帝之

風持盈守成固已嚴於操術防微杜漸方有賴於同寅
故宜命世之賢來相興隆之運恭以其官楷模天宇冠
冕儒宗讀書五車曾不忘於心落筆千牘若借書於手
為今武庫振古元龜世或殊塗爭以景山為通介道惟
一致自全伯始之中庸蚤識拔於聖神久回旋於內外
隼旗龍節清流日冀其來歸鳳閣鸞臺公議共嗟其縈
滯孰測上穹之意曲為授任之謀馳騫聰明多甘井之
先竭安恬義命獨大器之晚成遂由網轄之聯峻陟鈞

衡之重納君子道繼為宋室之良臣開國以還首作蘓
門之宰相力紹周唐之家法比隆稷契之勲名若稽治
忽之原視聽聲形之表凡于社稷預入經綸將見號寒
啼饑罔一夫之不獲進賢退惡俾四海以無虞陰陽協
序以成和戎狄投戈而納貢不擅一時之譽直圖萬世
之安無媿紫宸永光青史某性非語上學媿知新宿窺
夫子之牆曾動老聃之眎掃門求進雖無魏勃之機心稱
詠得賢猶有王褒之故事悵西州之匏繫遡東閣以天

遙莫諧接武於賓行徒賀揚廷之制下

謝胡右丞啟

江都曠職既逃警衆之刑長社備員復據橫經之席拜
恩優渥撫已驚慚竊惟平治之時亟敦政教之本京師
首善辟雍丕變於興王遐邇承流泮水遂嚴於列辟集一
國之善士闡六藝之微言爰逮巖門離合之書與夫歷
世昌衰之蹟皆欲甄明其得失用以博洽其見聞庶器
業之兼隆獲賢能之繼出化民成俗豈徒風動於一方

以道事君或至澤加於四海所期如此設官實難必須
豪傑之材始稱楷模之任其幼不岐嶷長更冥頑挾策
讀書素乏解頤之說舐筆和墨竟無遺紙之詞竊妄意
於攀龍故服勤於刻鵠夜而計過懼多媿於幽明義以
束身敢自荒於廉恥頃類塗羹之戲冒登桂籍之榮斂
板堦墀未施勞於劇邑曳裾庠序俄掌教於名藩化藿
蠹以何能但社鷄之有託坐縻三歲訖無最之可書移
宰一同方待次而為治豈期舊物薦及鯁生捨民社控

惚之繁從教學優游之樂况今妙簡尤號清明以文行
薦者雖曰甚多中師儒選者蓋亦無幾胡為望外輒在
數中此蓋伏遇某官卓犖人間表儀天下昔潛一室志
已熟於經綸今處四隣恩遂周於動植曾是衣冠之系
適同桑梓之邦去越猶喜於似人居楚寧忘於用趙以
許允之典選且取於鄉在貽遜之當朝肯遺於舊是致
瓦礫之賤亦蒙陶冶之私某敢不益勵初心務崇名教
彼我相長苟脫迹於敝人窮通自如冀比肩於善士仰

酬盛德決在異時

謝絳州李大夫啓

比者到吏部伏審知府大夫任淮南運使日曾奏舉某
充職官親民任使某今來遂獲移帶上項處所者收之
人後實出至公默以名聞尤為高義荷推揚之特達增
慚懼以無窮竊惟近世之薦人殆以私計而成俗願售
者或求而莫獲不求則具賢鮮遇於知音抗章者必顯
以為言不顯則厚意反疑於虛發由之寔久習以相安

其弊因緣而生所為益甚於昔姦諛自獻豈殊清旦之
攫金徵素繼來全類交易而為市既無以副刺舉之責
又何從觀遠近之臣此士風所以陵夷而識者為之泣
下儻非力圖於救弊孰能拔異於斯時爰有可人以當
殊願如某者萎蕤弱質輪囷棄材附鳳攀龍雖望期於
遠到畫虎刻鵠幾取笑於無成竭來淮海之邦叨據師
儒之席旋由幸會遂託庇庥屬帥坐之遽移煩使車之
暫攝每獲隨行而望履未嘗請間以曳裾卷舌衆中分

作不鳴之鴈棲身部下僅若相忘之魚甘泉難獻於鄉
豪苦李宜遺於道側敢期誤聽特賜薦論不必鄒陽之
上書自辱李膺之見賞當年莫測它日乃知夫何衡鑑
之私迴出等倫之右此蓋伏遇某官道存兼濟志務曲
成餘潤旁滋足比靈河之千里清陰遠布寧數大木之
百圍况性全於至明更坐照於萬物尋天文而發豐城
之寶劍振車鐸而得崇業之黃鐘雖居居楔之微亦罔
斧斤之棄是致題品猥及寒微張子孺之選郎功陽拒

其請周伯仁之全王氏陰解其危曾無跡之可窺巨方
來而專美小以大喻彼適此同受恩信出於非常求稱
愈難於自致某敢不潛心名教昂首風塵體圭璧之無
瑕慕松筠之有節克殊小道允底大成移孝為忠或奮
天衢之末舍生狗義免貽書麓之譏不為君子之罪人
茲乃門牆之報德

代錢濟明謝蘓內翰啓

久於遷調固分所宜躋以文階在恩非據省叨塵之過

甚憎愧懼以居多伏念某叢爾弱材冥然寡識素乏王
生之譽殆成逢氏之迷幸詩禮之備聞知箕裘之當習
三冬是競嘗繼晷以焚膏五技雖微肯直尋而枉尺從
擾擾簿書之內亦拳拳賢哲之思恨異代而莫逢攬遺
編而竊歎况同斯世有如我公尤以瞻言極於勞止初
猶文舉擬登元禮之門旋類庾桑根預老聃之役侍竹
林之高會傾玉塵之清談雖坐井以觀天冀絕潢而至
海更煩刻畫曲賜品題非仲尼之明孰察子長之罪惟

晏嬰之德能援石父之危積年瑕疵一日洗滌乃自剛
脩之職獲霑遷陟之榮正懷無補以干誅遽爾非常而
拜命此蓋伏遇某官荷天大任為民先知學富惠施之
五車才邁正平之一鶚言惟救弊妙藥石之所攻志在
尊君挺松筠之不變緣遭迴於時命頃流落於江湖太
白溪邊邀月同醉屈原澤畔散髮行吟曾無憔悴之容
自適盈虛之數屬宣室之欲見賈誼而蒼生之望起謝
安遂即賜環委以持橐俄膺內相之選實為真宰之儲

方且汲汲求才勤勤接士謂來絕足宜朽骨以先收思
得武夫雖怒蛙而猶式是致無用亦皆有成異時嚴君
最辱推揚之助今茲賤息又蒙生育之私榮萃一門恩
深九地謹當體席側常聞之教敦儒生所急之方造次
於斯窮通自若庶家聲之不墜酬德施之難忘

代錢濟明謝敕局詳定啓

涓埃奚補宜難追於黜幽雨露博施遽獲從於改秩自
知明甚外顧赧然伏念某賦性迂愚降材樸樾是謂中

人以下豈如上智不移授以一經夙被過庭之訓動以
五事灼知持已之方竊蟻慕於聖賢恥雷同於世俗區
區道學勉勉競辰蔭先子之餘恩誤明時之見錄紛紜
百里薦更贊佐之勞荏苒十年竟乏猷為之効屬缺員
於刪定辱諸公之薦揚越由冗散之中參預討論之未
朝夕所事皆生平師仰之人道義是聞實不肖成就之
日有如此幸它何足云敢冀彌年更霑優澤脫折腰之
選調易寄祿之新階苟無所因焉能自致此蓋伏遇某

官受天間氣為時真儒學窮道德之原識判神明之隱
文章落筆揖游夏以爭馳事業當官體夔龍而有作早
結凝旒之睠久為綿宇所傾佇見匪朝入調元化方且
屈體下士誠意搜才在銖稱寸度之可施皆山納海涵
而不拒致茲孱弱亦獲遷陞載惟異時嘗干嚴憲深察
其不辜之實力置於無過之鄉昔比叔山徒知存於尊
足今如石父重蒙解於左駟得以自完因而有立銜恩
至此求稱謂何敢不金石此心冰霜所履老當益壯肯

廿四五十而無聞善苟可為雖以千萬人而吾往果不得
罪於名教是為報德於生成

代錢濟明謝執政啓

犬馬雖微豈有禪於分職乾坤洪造遽獲改於新階拜
命優隆撫躬悚愧伏念某材非經濟性實顛蒙徒立志
之素剛恥見賢而不逮虛心承教况漸漬於義方斂板
効官肯湮淪於世習庶幾自奮不愧前聞驅馳十載之
餘泯滅一毫之補因時核實已逃廢黜之嚴擇士脩書

旋預討論之末自知明甚人言謂何敢期幸會之殊更
沐遷陞之寵引駑材而取道豈無鞭策之私揉聚塊以
成形實自甄陶之力此蓋伏遇某官受天所賦配時而
生納無外於量中洞未萌於識表致君澤物不徒發於
空言偉績閔休期遠追於治古自結重瞳之眷久為萬
國所傾果以殊勲入調元化都俞堂陞之上經綸霄壤
之間伊尹起莘矜一夫之不獲周公在位致四海以無
虞是以至愚亦蒙博施力洗疵瑕之迹曲崇長養之方

恩極高深言難擬議敢不覃思名教允蹈儒規言行兼
脩無歎士人之出處初終自是或逃君子之譏評非以
沽名是為圖報

代孫揚休謝改官啓

銖稱寸度偶應格於銓曹山納海涵遂脫身於選調仰
承寵渥俯極驚慚伏念某齷齪鯁生凋零冷族志本期
於附驥學反類於屠龍運適半千輒意彈冠之幸年踰
三十始叨擢桂之榮誓戮力以當官肯辭難而曠職求

道吹竽之濫且為累土之資造事而窮乃踵北宮之不
遇在邦必達空懷先聖之格言崎嶇二紀之中汨沒一
同之佐豈無蘓君之田二頃亦有揚子之宅一區松菊
未衰宜賦陶潛之去萼鱸在念盍成張翰之歸侶猿鶴
以忘形娛琴書以卒歲其如夙願欲以奉親至行曾參
猶得祿而喜甚真言毛義尚捧檄以欣然忘校進於亨
衢甘強顏於卑位久霑天澤以安素髮之情冒陟文階
敢冀清時之選况今總核比舊周詳外嚴刺舉之權中

謹原省之制造度而見通歲纔滿於百員寄食以須屈指動糜於半載苟纖疵之可摘信無策以能逃夫何困蹇之餘獲預遷陞之數捫心自揣肯首知因此蓋伏遇某官才負縱橫識周隱顯力造聖人之道優為君子之儒功業致身已章章於天下吐握待士更汲汲於人間顧子羔之素愚乏孟嘉之小異亦蒙矜閔曲賜薦論使其奮發於仕途是以叨座於今日載恩殊厚圖報奈何某敢不戒於二三惟常德之是蹈半於九十思末路之

尤艱庶收晚蓋之功以答先容之賜

謝徐仲車先生啓

冥頑後進畏慕高風實有歲時願執老聃之役出於天
幸獲登孔子之門豈意謙光重貽誨翰感慚交至剖列
奚窮

回賀徐右正言啓

叨進宸俞冒躋諫列重惟僥倖倍積兢惶伏念某孤苦
餘生衰頹夙志分絕官榮之望勉為親養之求敢期誤

恩擢以不次奉宣室之問本非賈誼之才起徒步之間
幾有馬周之遇靖言所自豈不知歸此蓋伏遇某官仁
以存心善惟舉類力借吹噓之助曲成任使之階是致
七人躡收一介蟠木為萬乘之器既已荷於先容駑馬
窮千里之塗敢自忘於十駕方圖貢問遽辱貽牋永惟
謙德之隆尤極懦衷之感其為悃素曷既敷宣

素州與監司啓

脫身嶺表就職江西竊惟罪戾之餘適處庇庥之下事

踰素願感極懦衰伏念某昨以狂愚昧于諫諍冒雷霆
之不測宜鈇鉞之難逃尚荷深慈特從輕比既曲全其
首領姑投竄於炎荒然在新州最為惡地颶凌空而飛
瓦瘴暝晝以成烟水接陽春不終朝而變五色候殊嶺
北幾一日而更四時雖是居人亦多沈疾而况負罪至
此杜門莫交顧形影以自憐念庭闈之遠隔前瞻二相
委魂氣以何歸退省餘生能歲時之幾許豈謂乾坤之
澤普霑動植之微忽自羈流亟蒙甄復不但羸軀之可

保更諧仁政之依歸此蓋伏遇某官志務曲成功存善
貸協贊惟新之化沛宣莫大之恩歡聲載溢於提封和
氣倏移於隣路致茲僥倖迴出比倫託廣廈以居身既
安其所法乘田而脩職敢怠于勤庶循責實之規用對
滌瑕之賜

與提舉啓

脫身嶺表還職省中越從罪戾之餘薦沐聖人之造靖
言僥倖厥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仁以存心善惟舉類

曲借先容之力助成晚蓋之功是致冥頑亟叨召擢微
生抱疾既逃瘴癘之虞慈母垂年復遂晨昏之養未知
報稱方切憂惶敢圖謙德之隆特有誨函之賜其為感
媿曷既敷宣

謝中書舍人啓

秉筆螭坳未知報稱演綸鳳閣亟比超踰既成命之莫
回跼微躬而增覲竊以隆社稷之福者莫先乎求士為
邦家之光者尤在乎得賢矧居侍從之官仍處深嚴之

地預聞機要參掌命書苟非四海之豪英曷副一時之
公議詢謀至慎今昔攸同如某者才慊中流學慚上達
徒以遭逢之異嘗叨供奉之班螻蟻何知尚有君臣之
義駑駘雖鈍豈無芻粟之私勉自罄於愚忠竟莫裨於
至治分甘遐外望絕生全屬聖仁之勃興脫瘴氛而收
用未逾一歲忽已五遷敢期清切之除更冒褒揚之寵
靖言僥倖厥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公天下以為心妙
環中而應物曲盡上臣之道用紓側席之勤衆正之路

既開太平之基自立致茲凡陋躡厠高華某敢不思所以然務其大者初心固在雖沒齒而不移來効可圖誓捐軀而必往庶無愧忤少答生成

回賀中書舍人啓

叨奉制恩躡躡詞掖亟冒非常之數深虞不稱之譏蓋鼓萬國以從風必資乎溫誥押六司而佐治尤賴乎嘉謀方聖明御極之時乃賢否貢情之日豈伊固陋誤玷遷陞靖言僥倖之殊厥有夤緣之自此蓋伏遇某官仁

以存心善惟舉類夙致推揚之力助成遭遇之因曾脩
問之未遑辱貽書之先及永惟謙厚益用感銘

與李君行學士啓

伏審光奉宸恩榮趨策府一時多士四面承風伏惟欣
慰恭以某官舉自逸民仕惟行義文章蓋其餘事器識
端如古人富貴何心未厭西山之餓蒿萊斂迹肯為魏闕
之游偉上聖之儲休集真賢而待用遂由疎外亟被褒
陞行觀夙志之昭明不但陳編之是正屬拘謁制阻詣

賓階豈期謙德之隆曲有誨函之賜其為感媿莫盡形容

與李仲益學士啓

伏審睽出宸心榮躋策府伏惟欣慰恭以某官天才秀逸人望優隆納萬古於胸中動三辰於筆下右文在旦方延海寓之英妙語留聰遂入瀛洲之選惟時士類悉偃風聲佇觀臺閣之翱翔不但簡編之是正未遑脩問遽沐貽箋重惟樸櫟之微過辱謙勤之賜其為媿荷曷

既數陳

杭州與監司啓

比緣親意力請鄉邦既叨屏翰之行仍獲庇庥之託伏
以某官久隆朝望夙簡宸衷宣風聊總於百城協氣倏
形於二浙絲綸新命宜入侍於威嚴吳越舊封定難淹
於晷刻顧惟昧陋竊仰聲猷幸召節之稍稽庶教言之
可奉炎熇欲盡晤對匪遙上副眷懷更期珍攝瞻依之
至敷敘奚殫

回荆南呂學士啓

伏審榮躋祕閣暫帥雄藩成命肆傳輿情胥悅伏惟慶
慰恭以某官才隨道顯仕與時昌名聲蚤播於朝端眷
注久隆於上意方繼述守成之際乃豪英並集之辰妙
簡真賢亟登儒館豈但校讐之職實為輔相之儲故宜
踐履之優克副招延之盛虎符龍節詎能遠滯於蕃宣
鳳閣鸞臺將見入承於委寄顧惟昧陋竊仰輝光敢圖
謙德之勤特有誨函之賜其為感愧曷旣敷陳

元日賀知郡丁大夫啓

夏正肇序堯歷更端惟時望人翕受多福某官心符天
道政藹民謠小徃大來式屆三陽之運承流宣化難淹
千里之居佇膺召節之嚴光贊垂衣之治顧茲屏迹莫
預造門徒有深誠不勝善頌

元日賀通判張朝散啓

天吏更端人正肇序惟時君子倍集休祥某官名闕高
才清朝令望三陽是履運方屬於大來千里攸居任難

掩於半刺佇膺迅召光對殊恩顧屏迹以思愆阻造門
而稱壽其為頌詠第切悃悰

回同年吳推官啓

萬里言歸將快披雲之望一函敦好忽聆擲地之音情
以義高文隨禮縟恭以某官貫四時而特操更百鍊以
全剛拔乎流俗之中越在古人之上肆憐皮骨偶逃魑
魅之羣不遠山川前許蕪葭之倚永惟隆眷但極感悰

回吳節推啓

伏審光膺睿選峻陟殊科聲馳四方榮動多士伏惟欣
慰恭以某官志隨道遠文與行優方洛陽最少年藹
江夏無雙之譽旋當大比躡俊造以超升獨是高才由
聖明而鑒拔不但東南之鮮儷實為今昔之希逢將即
奮於天衢豈更居於蓮幕顧茲屏迹方企仰於高風敢
謂崇謙乃過形於盛禮尚緣廢黜未獲至前感佩良深
敷陳罔既

回胡君和啓

伏審恩光賜第塵表飛聲伏惟慶慰恭以君和先輩志
在承家學惟信道爰屬興龍之運克諧附鳳之謀慷慨
千言已副教忠之望經綸四國佇收移孝之勲顧雖待
盡之餘亦切聞風之慰未遑脩問遽辱貽牋感佩良深
敷宣罔既

回李當時啓

伏審凝旒賜第綿宇飛聲伏惟慶慰恭以當時先輩友
兄秀出東南洞該今古運屬休明之會志諧康濟之謀

榮動鄉關已副三遷之望道行宗社佇收四輔之勲顧
雖哀疚之中亦倍等倫之慰方圖貢問遽辱貽牋感媿
良深敷宣罔旣

回霍敏夫啓

伏審賜第優隆飛聲閎遠伏惟慶慰恭以敏夫先輩心
潛聖域業茂賢關端逢側席之朝克遂起家之志南陔
奉養已踰衣綵之歡北面成功行副凝旒之望顧銜哀
而待盡曾馳問之未遑豈意勞謙曲貽華翰感慚兼抱

敷敘奚殫

謝改官啓

治遇日升方嚴於核實恩承天施輒冒於遷官還視闕
然倍增惕若伏念某江湖冷族冠劍輒生夙塵俊造之
科旋辱師儒之選十年外部專泮水以橫經彌歲中都
分膠庠而授業空有慚於名教初無補於人材宜觸明
刑以懲尸祿昨者乃緣異意聿起煩言致御史之交攻
動朝廷而聳聽許還舊物方仰戴於深仁禍作私門忽

上延於所怙比終喪祭偶尚生存顧親養之弗克敢里
居而自必勉扶羸憊祇赴銓衡矧逢休運之隆丕復元
豐之制階分旣除於左右次待仍革於期年苟逃指摘
之嚴極遂陞選之望豈伊品下亦在數中此蓋伏遇某

官道協聖神勲昭夷夏

又云道濟明
昌功存康濟

謂太平之急務莫

若登賢付萬有於公心必先舉類用篤一人之慶永流

四國之光曾是吹噓誤

一云
默

嘗假借遂致汪洋之澤槩

霑蹇淺之微敢不務對生成力圖報効招不來而麾不

去或無歉於清時用則行而舍則藏庶有幾於吾道

與交代榮教授啓

棲身地角久引領於真賢橫席泮宮輒重規於成範幸
由天假事協人謀爰聞命以愜心每廢書而拊髀恭以
某官學臻一貫才敏千能方洛陽之少年已江夏之馳
譽詞場決勝力推勍敵之鋒士論推高咸有贏糧之計
屬神聖之統御敦教化之本原果以清脩荐膺簡照儀
形絳帳坐還洙泗之風是正蓬山行接鶴鸞之序某偶

脫斗筭之役復叨學校之遊况潁川竒士之素多更君子長育之滋久尤難踵繼重愧膚聞逐獸者趨仰視指蹤之賜隨繩而斲庶逃傷手之羞隆冬沍寒邪氣乘隙尚稽會面倍望攝生

回孫司法啓

光逢聖運榮陟賢科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志篤三餘學該六藝優入師儒之鑿夙馳文行之聲萬國獻書爰處英才之右九重賜第旋膺上舍之恩將迅發於昌時以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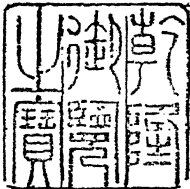
揚於遠業顧茲屏迹方欣吾道之顯行豈謂謙隆勿講
前脩之厚禮尚緣久疾未獲造門悚荷良深敷陳罔既

回孫主簿啓

光膺睿選優陟賢科凡預聞風所同稱快恭以某官名
高三舍志偶千齡丕昭黃卷之中踰躡青雲之路藏器
而動豈惟鄉里之榮觀得人者昌茲乃朝廷之盛事方
勤詠德遽辱貽賤感佩良深敷陳罔既

回張秀才啓

伏承携書見過執禮甚勤退居閒廢之餘重沐謙冲之意清河解元志隨道遠文與行優方恢隆校學之時尤藹鬱州鄉之譽果應妙選亟觀上國之光行被殊恩大顯高門之慶屬茲久疾莫獲造前悚佩良深敷陳罔既



道鄉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鄉集卷二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何銓

欽定四庫全書

道鄉集卷二十五

宋 鄒浩 撰

記

歸愚菴記

河南王琳彥珩為泰州判官之明年即其治舍之左桃
竹交植之地規以為菴而燕居焉贛川先生陽孝本行
先名之曰歸愚彥珩屬余為記余聞愚不及情者也其
於聞見一切情如也體道之君子幽深博大極所造矣

損之又損以冥於忘情之域師曠離朱不能期以聰明
鄧析惠施不能期以辯說自外觀之其與愚者果且有
辯乎哉莊子曰惑故愚愚故道老子自謂頑且鄙孔子
自謂無知則其人也雖以顏子之賢終日不違於聽言
之際猶止如之而已世之紛紛其能至於是乎其不能
至於是我知之矣名所好也困而求達非極其高不止
也則必相軋於朝利所好也窘而求裕非極其厚不止
也則必相驚於市弊弊焉惟恐用智之不巧也方且欺

愚以自售驚愚以自異環視而笑愚者之不善為謀也
肯自歸於愚乎嗚呼是安知愚公之不為大智而智叟
之不為真愚乎行先罷進士舉既二十年傾笥購書卷
以萬計所至輒掩闕窮晝夜自娛有其祖華陽子之風
庶幾歸於愚矣今以是名菴則又欲與彥珩同之也彥
珩相家子乃能於世泊然強學博聞動襲規矩而寒士
或莫之逮信可與同所歸者窮亦愚也通亦愚也所愚
非窮通則無媿乎名菴之意也彼柳子厚不得志於時

爾而流離窮僻憤然以愚命溪詎可同日語哉余竊有志於此久矣願因二友而勉之它年伊洛之南潁川之上晉陵之東望有愚者出焉非吾三人而誰

雙寂菴記

無所往而不寂者道也毘陵張公知道者也方帝以堯舜之聖天覆夷夏日照隱微士苟有以自見無不在顯拔之數者維公器識久已動人又嘗獲於上以奉使指而守要地乃獨就選天官監軍義陽人皆意其不能隨

所寓而安也公既受印則躬率羣吏脩飭庶務宣道乾
坤之澤決洽乎一方而民亦安公以自幸相勸為義不
至庭下黃堂蕭然如釋老居於是結茅為菴曰雙寂焉
環植皆名草木幽香美蔭凌亂後前每退食燕居輒終
日超超乎若不知世之有人者客或以其意問公曰予
聞心迹俱泯謂之雙寂公以是名菴寂既有所在矣出
而與物接心緣迹變迹以心移且得為寂也邪公揖而
告曰此邦山水之邦也子嘗憑高矚遠觀其所謂山水

者乎山聳然其止也無時而不靜者也然而芻蕘者往
焉雉兔者往焉而卒不見其匱則所謂靜果靜也非邪
水沛然其逝也無時而不動者也然而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而卒不失其平則所謂動果動也非邪人亦
山水耳其逆旅於氣形中獨能不與萬物接乎必以目
不睹色而後為寂則瞽者寂矣必以耳不聞聲而後為
寂則聾者寂矣必以口不發言而後為寂則瘖者寂矣
必以鼻不納臭而後為寂則齷者寂矣必以四體不運

而後為寂則折肱蹇足者寂矣且子謂何為菴將指吾
結茅而成者謂之菴乎是又惑之甚也何則萬物皆備
於我無適而非菴也無適而非菴則動與靜簡而不得
况心迹之判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知此而後知吾之所以強名之者矣語未
卒客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予夢久矣今而後遽
然覺也異日公以書來且命次第其說而為之記嘻若
某者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者也

難聘觀音畫像記

晉陵鄒某為襄州教授之明年當紹聖元年以其重陽之前夕夢造大刹有殿巋然其佛像如世所奉白衣菩薩相為榜揭以金字曰難聘觀音之殿某不曉難聘意詰左右或曰此像石像也久悶地中既得之詔輦致于京師然積千萬人竟不動遂即其處為殿覆焉而賜號難聘云某方稽首瞻仰忽顧某而笑且起至東廡而問曰湯因何熱水因何冷某對曰湯熱水冷則不論且道

熱湯裏螃蟹冷水裏蝦蟆作麼生欣然拊某背曰如是如是良久還座某復再拜將退曰繼今願見何從而可曰但向西北作禮自有感應嗚呼此豈偶然也哉於是強為之容以為不朽之傳焉

義齋記

元祐四年春夏旱至五月甲申大雨窮晨夕不止凡三日距府北多廣陂實受西北羣山之水水既驟集不得洩於是南注府城邏卒馳告方欲土長葛門而水敗門

入矣惟是南北斗起若長堤約水而西又薄子城勢益怒不可遏遂決鄆陵門以出故廬室之在東北隅者率以漂敗其水所不到則雨為之害焉民之壓溺水死者甚衆老人謂建邦以來未之有也時資政殿學士曾公知府事具以聞且請發倉廩以拯細民給度牒以完官舍從之僕初教授類宮於是得錢一十五萬完所居之舍因改治其廳東小室以館賓友命之曰義齋後二年客或致詰曰子欺予哉予觀古義士大則輕一死於鴻

毛小則等千金於糞土徑脫人於艱危中功成唾去聞
無留轍其氣節凜凜與秋霜爭嚴子果出於此乎眇然
儒生君親是狗固難一死庖無盛烟面有飢色安得千
金徒以數椽館賓友耳遂以為義子欺予哉僕曰是非
僕心也僕家有書千卷有琴一張日以二物羅列左右
鄉閭親舊或不陋其為人自遠而至其居是齋也取六
經讀之則聖賢之旨明取諸史讀之則治亂之跡明取
百家衆氏之書讀之則邪正是非之趣明間而倦焉橫

琴奏雅以導其湮鬱不平之氣以此卒歲而成其材異
時簡拔以見於世自其效一官至於均四海隨其巨細
蔚有事業不媿所學與天下後世苟不得志則卷而懷
之立言著書以越塵表亦無秋毫怨尤意此其為義孰
與客談者多客橋舌久之已而歎曰冥冥兮徃昔壤壤
兮來今信耳目以自私兮實不知予心客退次第其語
且追載水害之本末為之記云六月十二晉陵鄒某記

穎學題名記

熙寧初神宗皇帝既以經術迪天下士遂命學校之在大邦者皆設官教授且自京東西河南比陝西五路始
穎昌實京西一都會於是設官又先於五路初委國子
監推擇以聞又召其所當試者試於禮部又詔侍從而
上各舉其所知又朝廷自拔用其可者二十年間無慮
四變諸州或以此闕員不補獨穎昌未嘗無人僕秩滿
且去客見屬曰棖楹一新簡策並集學者進德肅如也
穎宮制度備矣子繼其後益追載前人之名氏使久而

不忘乎自唐之殿最不行而教授於羣吏中號為無責
刺史莫之問監司莫之顧不幸官非其實則偷歲月如
傳舍視生徒如路人甚者忘其布衣之時而已所不欲
一以施焉士亦失其所習以其靖恭篤實之姿蕩為輕
薄子者有矣凡厥父兄至以學校為不可遊處噫是果
無責也非邪異日必有接子之所載以指而議者曰某
人如此可以為法曰某人如此可以為戒日月逝矣其
得失是非炳炳耳目中猶足以動來者之心其為之母

忽僕竦然對曰若僕者所謂可以為戒者也然不敢巧
自蓋藏以隆前人之美有來者焉儻因僕言以反諸其
身務稱國家所以作人之意則學者受賜多矣尚庶幾
以此自贖於清議云元祐七年七月初一日晉陵鄒某
記

襄州遷學記

學舊在城外慶歷四年詔天下皆立學明年春遂移建
于城中至是蓋五十年矣襄陽自古為鎮重山擁其西

南長江繚其東北物象蕭爽冠絕荆楚鍾其氣以生者
世有特立不羣之士後生取法如仰星斗宜其教化之
宮有以對仁聖長育之意而乃湫溢卑濕不與州稱因
循不問識者歎焉今直祕閣知荆南府呂公嘉問守襄
之明年紹聖元年也思所以改作者會提刑遷治於鄧
委舊宇久弗居議請以為學時左朝奉大夫胡公宗炎
方提點刑獄事欣然曰此吾志也遂相繼以聞詔從之
於是委兵馬司押東頭供奉官徐平董其役又委知襄

陽縣右通直郎田衍總其事因以基址革以制度自四月之乙丑至七月之乙未凡一百十有四日而百九十有八楹燿然一新矣繇重門而入殿據其前講堂次其後議道堂又次其後直堂為閣以藏書籍分廡為齋以舍多士祭器錢穀悉皆有庫庖厨浴室莫不得宜又即其西所謂鳳山堂者廣之以為教官之居即其東所謂射圃者規之以為燕息之地其恢宏偉麗雖東南之學最盛者不能過也竊惟國家稽古右文累聖相授至神

宗皇帝時備矣故施於學者本以經術輔以三舍率用
黨庠遂叙書攷賢能之制今天子灼見本原遙追前列
洋洋乎道德之澤與乾坤並流未艾也二公早被識擢
久踐臺省深知上心之所存故能相與奉承曾不勞費
而學已成矣昔文翁以郡守變全蜀之風常袞以部使
者成七閩之俗凜然功名皆自學始安知後之視今不
猶今之視昔乎雖士之自處不以陋巷改其樂當如顏
淵不以環堵謂之病當如原憲然公不以其自處者處

焉既使安其居如此則士烏乎待哉自其不可得而貴
賤者以持養之以盡夫修身之道以達乎閭門鄉黨之
間繇此輔世必有如隆中之勲業者出焉繇此就閒必
有如鹿門之節義者出焉蓋可以指日俟也然則士之
所以報公與公之所以報國於是乎無愧

拱北軒記

拱北軒者所居對堂之小軒也昭人屋向皆東南獨此
居面北軒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

之故取以名焉因竊自念君者北辰也居者也羣臣者
衆星也拱之者也今在內為輔弼為侍從為六曹寺監
之屬拱北可也在外為監司為守令為諸路郡邑之屬
拱北可也而某則名除於仕版身廢於炎荒既以隕墜
而為石矣尚奚麗天者之擬邪又竊自念所除者名耳
拱北之心未嘗除也所廢者身耳拱北之心未嘗廢也
夫未嘗除而自除之未嘗廢而自廢之非某所忍為也
某於是軒朝夕焚香稽首再拜上祝皇帝壽千萬歲長

與天同久與地並拱於內者輔弼盡輔弼之道侍從盡侍從之宜六曹寺監之屬盡所以為六曹侍監之事拱而為外者監司盡監司之分守令盡守令之才諸路郡邑之屬盡所以為諸路郡邑之務上下相承如源流之一水先後相應如首尾之一形自京師而眺矚之雖遠在蠻夷戎狄之外猶且四序平萬物遂重譯效貢拱我聖人而况九州之內乎和氣浮於上則景星見卿雲飛和氣動於下則朱草生醴泉湧凡是祥瑞之物莫不紛

綸畢至祖宗之功德由此而彌光朝社之安樂由此而
彌固前古以來未有太平若此其盛焉者某之所以拱
北在是而已且既已為石矣亦為有觸之而起者始自
膚寸端充太虛於是滂沱未必無助然則區區素定之
心又安敢自棄而莫之篤歟又竊系以詞曰七曜兮可
西五嶽兮可移我心湛兮如初時我不見夫窮達得喪
之殊途兮惟拱北之知噫高高無私兮日監在茲

翺風亭記

昭州荒僻纔數百家無餘屋可以寓人余之來也偶得
進士王氏拾青閣居焉前俯樂川後倚寶山脩竹高松
環作清奧非初望所及王氏馴馴類有識者特為規山
腰松竹最深处築亭以避暑余題其榜曰翺風亭客未
喻請所以名意余曰此漢王褒語褒對詔有所謂恩從
祥風翺者聖王時如是是之取耳曰引古明今厥意安
在曰余罪多矣不可以一二數余罪大矣不可以赦宥
除前年竄新州去年放永州今又廢棄於此委親弗得

養委家弗得顧舉世言忠孝者莫不以余戒也今天子
孝弟尊奉先烈拔一時之英豪而亟用之以昭好惡以
正是非以嚴綱紀以沛膏澤如天地焉無不覆載如日
月焉無不照燭問之萬民萬民有不樂其業者乎問之
萬物萬物有不遂其生者乎問之蠻夷戎狄蠻夷戎狄
有不安其所而不願為臣妾者乎至和薰蒸鼓為祥風
恩實從之以遊以翺昭雖遠邦固已動化於其中矣余
既獲全餘生又居此土登此亭導迎此風以延致蕭爽

以祛逐炎歊瘴氛不能侵邪氣不能襲一旦仁聖哀憫
刊名丹書還身故里老老幼幼怡怡愉愉歌詠時雍為
太平幸民則是上恩之翺未有如此其遭逢者此余所
以名亭而見意也客欣然離席曰敢不傾耳而聽拭目
而視指日而造門為先生賀客退書為記

東理堂記

廣濟復軍之三年濟陽曹君巨源實始簽書判官事居
數月上承下撫政克有聞於是即其廳事之右荒蕪廢

園之中擇地而構堂焉以為燕休之所余為以東理名
之取荀卿所謂君子安燕而血氣不惰之說也夫理之
難辨譬猶金藏於沙玉藏於石驂騮馱藏於駑蹇之
羣君子之東之也必將恣窺編籍參考古今而盡其思
索朋友之益然後視之而明執之而固養之而成用之
而裕自修身而推之以至於治天下何往而不利則非
於其安燕無事之時而可乎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
明其政刑蓋非獨國家為然也故阿衡之大業實定於

有莘之野尚父之殊勲實定於東海之濱如其受幣登車廼始汲汲焉思所以相湯文王之策則雖其身且不暇保况欲隆方造之商周邪後世之士不用則已一旦擢之朝廷之上曾未暖席而阿君罔民之迹持祿保寵之計已陷於識者之議而終其子孫無以自贖嗚呼皆其素所自負者不重素所自期者不遠而不知東理之宜在蚤也巨源帝鄉正族也耳目心意薰蒸於富貴之盛其日久矣而修尚勤約反類羹藜被褐之士信其安

燕而能不惰也其退而居於是堂庶幾有取於余之言乎

審思堂記

人之所思當於人心者也人之所斁違於人心者也揚子雲語其所以然之故詳且悉矣蓋欲從政者審焉僕常拾其遺意而伸之曰無意於思而人思之者上也務實者也有意於思而人思之者次也務名者也不知出此者斯為下矣大用之而均四海小用之而宰一同從

古以來孰能逃乎此哉今夫世之士幼而力學必欲講求思數之理壯而筮仕必欲作止思數之事其居官如家視民如子惕惕焉惟懼有不獲其所雖其名實之心異塗而人之思之至此父母或為立祠或為配社甚者奉烝嘗過其子孫宜矣奈何不知出此者莫之能審耶承望風旨梯媒進身則姦者莫之能審也開略利病數日期去則怠者莫之能審也因緣為市規以自潤則貪者莫之能審也深文刺骨禍及善良則暴者莫之能審

也一切不明取辨胥吏則愚者莫之能審也嗚呼聖主宵衣旰食與六大臣以道御今造立法度其所以審天下之思數者熟矣自朝廷四達而後至縣為之令者乃不從而致審以潤澤而行之則斯民也何由被堯舜之澤乎以是觀之如定陶主王彥祖者亦鮮儷矣其為人剛方尚氣節不以權貴輒少貶故不知者多憚之初不戒意曰顧禮義何如爾殆古強項令也到邑會復軍凡興廢之在境內者雖非其職毅然身之於學校尤有

力能副邦君至誠待士之意其他率與是稱非其所
審而能若是乎越二年始即其廳事之左基構為堂以
便燕處僕固以審思命之并以其說告焉彥祖僮信僕
言之不繆則人之思之何獨叢爾之邑云彥祖名紹大
名元城人樞密直學士諱沿之孫天章閣待制諱鼎之
猶子將監主簿諱震之子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

允齋記

潁州多士至今有古風余之寄食於此也三年矣所與接者殆數百人其文而不浮質而不俚繩繩防範之內惟懼忝厥前修則崔氏之季孟也余皆得而友之其季遐紹一日過予言曰比奉親命即廳之西而築室焉納簡策於其間日侍諸兄與朋友居以對吾親所以亭育之意子其為我名之余歛衽而告曰內焉兄弟怡怡自誠而說者也外焉朋友講習自明而說者也萬物莫不有所說自是旁薄以為一則曾次之妙有不可得而形

容者用以事親說其親者也說其親孝也怡怡悌也講習忠信也昔之君子病其難全一舉而得之慎斯術也以往其無媿乎名教矣它年顯仕移所以事其親者事其君移所以與兄弟朋友同焉者與民同之天地雖大將無往而不說易不云乎允說也蓋西方之卦也嘗試以允名之可乎且揭之前楹旦暮出入常在目力中以聳動心術其與銘座右也孰愈遐紹欣然曰唯唯

頤齋記

潁川胥述之既以頤名其齋屬其友晉陵鄒某為之記
某曰頤者養也自天地至于萬物自聖賢至于百姓不
養則不成惟其養正然後足以盡頤之義子之以為此
名也將形容所得以信諸人乎抑待是以自警而勉其
未至于苟待是以自警而勉其未至則將曷從且子蓄
書數千卷自黃帝以來凡表見于人間者無所不載必
欲飽觀厭取納之靈臺如經庫書麓而後無慊邪述之
曰世之記誦者之所務也非吾所謂也曰必欲操管進

牘妙參洪造使古作者逡巡而避路邪曰世之文章者
之所務也非吾所養也曰必欲晨香一炷夜燈一枝槃
礴乎几席之上以縉紳為塗炭以流俗為寇讐非柴枯
炭冷則莫之止邪曰世之矯激以為亢者之所務非吾
所養也曰然則何如曰吾養氣如養馬養情如養虎養
心如養雞養德如養木彼不鞭其後者皆吾覆轍之戒
也曰是養而已子亦知所謂養養者乎養養者非陰非
陽非柔非剛非仁非義明者拭目聰者傾耳辨者鼓舌

皆不能髣髴其萬一然不離吾視聽論說之中子知之乎述之瞿然顧左右述之內翰之孫都官之子靜重疏通以世其家盖知所養者也

二軒記

鳳山堂盖襄陽憲宇之勝地也負郭皆名山獨鳳山揭其西南隅景物相禪出奇無窮至是既以憲宇為學遂即堂而廣之以為教官之居由堂而南為東西廡又南而為廳合二十間又於廳之兩旁各以其一間為軒東

曰坦腹西曰炙背所以順陰陽之宜也東殖蘭桂西殖
梅菊惟其時物也東西皆殖竹取其實貫四時而柯葉
不改易也余頃備員辟雍幾一年論者囁然指其罪戾
朝廷寬恩不以遠竄猶使分教事于此邦獲與豪英周
旋道義中且以餘日覽勝於江山之上揖古人而一笑
固已幸矣今又拔之於歌傾竹屋之下而庇以輪奐廣
廈之蔭構軒而時居以濯清風以傲田父以冥心於無
何有之鄉豈不甚幸也哉客或語以治天下遺來世有

不得而不憂者則曰吾方坦腹炎背而未暇

浩然齋記

余頃為潁昌教官時諫議大夫鮮于公諸子方奉公喪居陽翟陽翟者潁昌屬邑也去府不百里公卿大夫託以居焉者於京西為最盛又其里中多豪傑之士知名于世鮮于氏弟兄晚遊其間人人稱其言行世其家比其終喪其季綽大受始以事至府余獲友焉尚恨不盡識其伯仲後數年其仲羣無黨為鄧法掾余適在鄰邦

遂因大受以致相與之意且曰構法齋字集聖賢之遺
言而師事焉以休養餘日嘗試以浩然名之而未得其
說敢請噫余豈深知浩然之說者哉學不足以明道仕
不足以趨時蓋一介之遇而八品之賤况冒衆毀以得
罪而至此與無黨凜凜義方中所至與豪傑者遊不以
問焉而問於一介之愚非外智愚者邪一時公卿非其
所為主則皆丈人行不以問焉而問於八品之賤非外
貴賤者邪衆毀紛集而不疑其罪非外毀譽者邪夫智

愚貴賤毀譽相刃相靡而不相忘是乃世俗之所以不能浩然也而皆外之固已與古為徒矣充此而養焉則必能外萬物能外萬物則必能外形骸能外形骸則必能外死生夫既已外生死矣則今之齋居者誰予予知無黨必有時抵几而笑曰此真浩然也

祥光記

紹聖三年冬故知制誥晉陵錢公夫人文安郡君施氏卒自斂而葬數有休祥道人仲殊既已論載其事傳于

世後數月當四年二月六日又於畫像脣頰間有橫引若玉筋之去來又隨裙勢回折之紋虛除起伏若波面之搖輕風至七月五日又飛光屏障爍爍下上或圓若月之幾望或判若月之初弦皆至于今不減或者聞之深以為怪噫奚足怪哉是乃理之固然但世未之察耳曷不觀土木金石之類乎皆物之至無情無知者一取以為像而尊奉之如佛出世則發為輝光形為舍利倏忽變化無所不有此何道也余久與夫人之子世雄濟

明者遊蓋天資純孝人也方夫人孀居以禮法持閨門而濟明周旋順承唯恐絲毫不適夫人意以故仕雖未顯而夫人豫然安之如舍人無恙時一旦壽終濟明執喪哀瘠造次顛沛如見其容如聞其聲如省定溫清常在左右使夫人而亡也斯已矣夫人而有不亡者存如仲殊之所論則冥冥之中端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經不云乎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夫非通于神明而光相若是邪昔崔氏以孝聞君子知其門必昌大余於錢氏之門

亦竊意其昌大以顯必由此也夫世之士大夫指吾鄉
仕族而慕者知又有斯人焉亦必由此也夫

金粟軒記

金粟者居士維摩詰之別稱也方居士病時文殊師利
即其室而問焉而從之以往者不可勝計又自衆香與
隨香而集者亦不可勝計宜其包并四海而彌滿六虛
無隙矣然居士室中初不加辟而坐立環布綽有餘地
盖有所造心之所不能思言之所不能議故雖山如須

彌可以芥子納水如大海可以毛孔受而况空然之室
有未足以容其衆者乎易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
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居士之室所
以異乎人之室也與晉陵詹成老先生因圃而居以其
亭為廳事引後簷而伸之三分取一以為燕休之地不
俛首不可入不促膝不可坐以余眺聽所及殆未有如
此其小者先生文學行義望于東南自其少時世固以
功烈期之矣今行幾五十而棲遲里閭猶布衣也先生

方以回照自名了無動搖可以智索但見其居是室也
啟戶而出則逍遙乎杖履之間閉戶而處則沉潛乎几
席之上其目炯然其容泰然其與世漠然嘗試詰其所
以然則默然而已矣此其胸中必有妙金粟而獨契者
余何足以知之姑以是強名其軒

計過齋記

善乎韓子之言過曰非謂發於行彰於言生于其心則
為過矣是以羣目之所不睹羣耳之所不聞君子慎之

仰天而不愧俯人而不忤君子樂之苟非君子則其過惡未有不形於言行之間者欲其有樂于心其可得乎雖然聖人未嘗深疾而遽絕之者為廣開自新之路以待夫能自訟自艾而改其舊者焉惟其怙終不悛聖人無如之何然後不得已而棄之於不齒之域記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嗚呼聖人之心可以推此而知矣安而行之無過者也利與勉強則不能無過而能改之者也利而改之者牽於

有所慕勉強而改之者脅於有所畏如其成功聖人不
與安而行之者等焉則世之完人幾名氏耶冠雞佩玃
之狂生安得為孔門之高弟射虎斬蛟之惡少安得為
晉室之名臣而孟子之受竊屨郭泰之慰犯法真為姑
息爾嗚呼此非聖人之心也僕行年壯矣自惟其愚固
不甘心於小人之歸然天資不敏不能中固其主而物
投隙以探之則性以情撓理以事奪見其居家莅官行
已接人之際過惡豈少哉僕猶知之况父母之所戒師

友之所責鄉黨親舊之所指告而僕初不知者抑又倍焉真名教之罪人也私竊自喜者幸而知之又幸而父母戒之師友責之鄉黨親舊指告之又幸而聖人恕以待人而開其自新之路又幸而無聾盲迷罔之疾血氣未衰餘日未索足以感刻自奮簡冊所傳大君子之事業咸在雞鳴而起奉以周旋夜則內省而計焉日以為常有不善者庶幾撲其始燃拔其始生非特言行之間不使熾直且馴致不生于心以自贖於名教後之視之

宜有曰晉陵鄒某果不為小人之歸如其志者於是即
聽事之右屏一齋名以計過而為之記繼今凡僕所至
燕私之居必復以此名之蓋無往而不計云時侍親為
廣濟軍錄事參軍實元祐戊辰中秋未望之三日

道鄉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道鄉集卷二十六

宋 鄒浩 撰

記

承天寺大藏記

毘陵郡城中名剎相望而傳法者凡六院惟承天據城之東南寶隋司徒陳果仁之別圃果仁死非其所其妻用浮屠法薦助之遂捨以為寺唐長慶二年賜號正勤至真宗皇帝即位之初改賜今額越在一隅風埃不到

眺聽所接聞如巖棲四方禪者樂居焉顧經藏未建衆
以為慮有年矣元祐某年某月道人德岑既領住持事
遂以告於人曰夫五千四十八卷雖不足以盡禪之說
然其語非不多也而祖師心要猶以為教外別傳審如
委付示以全提則雖遶床一匝適半歲爾况區區於五
千四十八卷乎然初機者以此篤志罷參者以此證解
遊戲自在者以此遮眼一言半偈皆是善因展軸抽函
無非妙用以方便濟羣生者亦何可廢也信者翕然出

力為新其厨堂新其浴室最後紹聖四年某月因水陸
殿廣之為藏院集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為若干函以
棲於其中然後院之形勝益闋偉動人而人益信岑之
所存為可尚也岑嗣揚州建隆昭慶禪師蓋臨濟之苗
裔也方圓照禪師宗本傳法中外時岑未嘗須臾離左
右一旦受請孰不曰此圓照之的子也及升座焚香不
嗣圓照則嘈然非之而聞者亦耿耿不快宜其建立莫
有應者而所成就反如此何哉余聞衆之初非岑也甚

者面斥無所不至岑不為沮徐告之曰吾心了然不敢
自欺耳余嘗恠世之禪者見圓照法席之盛自京師至
於東南自王公至於士庶莫不歸仰往往諱其得法之
自望風承託世曾不察亦爭嚮之寧廢父母晨昏之奉
而惟恐不當其意寧奪貧窮毫髮之入而唯恐不厚其
施意彼欺世以自售且如此其偶而况不自欺其心者
乎不自欺其心者誠也不期於誠而誠至焉者也由方
寸以充之神明以生變化以形天地歸吾掌握萬物出

吾挺鎔何往而不濟而况介然於其間者乎此岑之所
以賢於其徒而經歲不勞而成者也昔住是院者多矣
百餘年間如蘊世珍了素仲文四人者尤以道德為世
所高珍嘗南徙其門又為大殿而塑繪其像素為法堂
又為僧堂又為東西廊又為後架又為屏隈之所蘊則
至今真相存焉郡人尊奉之有禱輒應以其俗韓氏號
為韓長老所以獲助其院甚厚今又得岑以成之如此
又將易其路以正于南而跨池為梁以便往還是可書

也於是迹其院之本末而并載之使後之覽者得以攷焉

永州法華寺經藏記

零陵郡城中舊無禪刹元豐四年郡守李傑始以太平請于朝賜額為元豐太平禪寺元祐六年權守楊宗惠又以法華請焉詔因舊額以為禪寺明覺大師義霞實為法華初祖霞既受䟽陞座為潭州龍興智傳禪師焚香舉揚一大事因緣於是徹舊宇而新之南為三門北

為法堂又北為暖堂又北為方丈東為五百羅漢堂為香積厨為庫院西為大聖菩薩殿為雲會堂而釋迦佛殿據中為尊禪居規樞亦云備矣顧念般若經六百卷寶積經一百二十卷華嚴經八十卷般涅槃經四十卷於大藏中卷數特多號四大部寺所有者乃後唐清泰中寧遠軍節度使馬存之所施也分散多處懼不克久遂即西廊為殿三間中為機輪函經於其上為佛菩薩以周其四面為神龍以遶其四柱若形若色妙絕衆巧

歲時邦人來會稽首作禮歲為旋轉或三或五至于七
人人歡踊各滿志願夫世習移人舊矣雞鳴而起隨所
好而趨焉擾擾紛紛奚暇有所決擇一旦覩相虔恭諸
緣驟息雖未足以語教外別傳然開卷而善心亦開歲
轉而妄情亦轉則經之不可思議一念皆圓矣縱未能
造次顛沛常必於是其為利益亦何可勝言哉爭訟由
此衰和協由此興風俗由此厚豈不能助守長承流宣
化如父如母之意乎豈不能助上主博恩廣施如天如

地之意乎初霞之圖為此藏也囊無繫蟻之絲厨絕聚
蠅之糝形孤影獨朝不謀夕而命工選材反急於衣食
計人以為狂已而得郡人高齊但道暨蔣嵩等欣助為
錢逾一百五十萬自紹聖元年三月肇甚至八月畢功
為日纔三甲子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霞之
謂與惟記之久未立也屬某貶謫至此且於循省之際
取經閱焉以啓迪昏蒙以洗滌釁咎以仰稱仁聖矜容
使之自新之賜霞以故懇請記其本末遂為之記

清華閣記

余以清華名閣有見美者曰紫薇瑣闥公之所翱翔也
丹墀文陛公之所陟降也天光玉色公之所瞻承也深
謀密議公之所獻納也公年齒方強志氣方盛固已自
致其身而歷清華矣今居是邦能不眷眷於非常之議
乎忠不忘君與悻悻以自絕者異矣有見譏者曰方仁
聖在上之時彼乃廢為平民方英賢並集之時彼乃竄
投荒裔方凌烟紀功之時彼乃名掛黨籍方人子榮親

之時彼乃久虛祿養彼求歸未獲從便未能固已不慎
其身而失清華矣今居是邦尚奚戀戀于既殘之夢乎
迷不知耻與逐逐以狗物者類也有聞其說而折之者
曰夫子之來居蓬門常闕苔徑弗掃日惟焚香燕坐誦
詠經典而已與一切聖賢異體而同心殊方而共處其
容湛湛如水無波瀾其目炯炯如鏡無將迎其鼻間栩栩
如天地陰陽交通而成和榮辱損益之分固已簡之
而不得矣然自我觀之與其有榮於其外孰若無辱於

其內與其有益於其偽孰若無損於其真墨韜束腰不
便於環金之帶乎蒲團疊足不穩於被狨之馬乎夏屋
未必如茅屋之可安鼎食未必如簞食之有味是則前
日之清華人間之清華也人故得而取之今日之清華
物外之清華也物無得而傾之其為清華誰愈哉二人
又何知或者以其詳來告予應之曰響中求聲影中求
形沒世窮年未見其有得也議者又烏知余意余之寓
茲閣也樂川清寫于前仙嶺高擁于後越王佛子龍岳

魏壇峯巒百千森聳而周圍之日月之晦明雲烟之舒
卷朝朝相尋乎空曠寥廓之中而江山氣象變化無窮
此邦之人仕者効官居者營業雖深好其景而不暇遊
樵者執柯漁者布網雖深造其景而不能賞惟余棲息
其間越一年矣妙萬物而常新貫四時而獨見殆真宰
以此寬余恐懼修省君親之念而不余祕也昔之隱君
子有以泉石為清華者余嘗愛其言遂以名之耳議者
又烏知余意且余一名閣而衆竊竊焉議其後况有大

於此者乎此余之所以來也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信夫

華嚴閣記

桂州興安唐叟元老居邑之近郊郊有僧居曰德雲院元老即院構閣以其平日誦持大方廣佛華嚴經藏焉而以華嚴名之夫經之所載備矣毘盧遮那應正等覺轉大法輪普利羣生世主妙嚴等六品則菩提場之所說也佛名號等六品又十等十一品又離世間一品則

普光明殿之所說也昇須彌山頂等六品則須彌山頂之所說也昇夜摩天宮等四品則夜摩天宮之所說也昇兜率天宮等三品則兜率天宮之所說也十地一品則他化自在天宮之所說也十一地一品則三禪天宮之所說也八法界一品則給孤獨園之所說也凡十會惟普光明殿會至于三凡四十品惟十一地一品不傳于世有說如來自證之法者第一會第二會合十二品是也有說羣生同證之法者第三會至第九會合二十

七品是也有說證法之人如善財童子見南方善知識
五十三人者入法界一品是也佛所自識惟阿僧祇隨
好光明功德二品佛只說名惟十定一品餘皆菩薩更
相問答佛但放光表之耳未嘗說也自法言之不可說
不可說轉猶未足以盡其秋毫之端萬分之一舉要言
之不過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一地六位而已
貫之以六相該之以六門主之以十波羅密如五行四
時十二月還相為本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如

五味六和十二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而經之
大旨庶幾其可知乎若言之所不能論議之所不能致
不期精粗焉則非即此而能證亦非捨此而能學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元老久參諸方見天下大禪晚以經行
應詔現宰官身以已覺覺人以已利利物今又藏經於
此而院額實以德雲榜焉則支殊師利令善財所見善
知識第一人之名也善財於德雲所得憶念一切諸佛
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以表十住之初初發心住一

剎那間六位頓入在此時矣其後所見諸善知識皆重說偈言者也興安既當南方入界之首元老又即是院以待無窮之來者使其不必徧歷天宮而盡聞諸佛菩薩之所說不必遠遊南方而盡得善財童子之所證十方剎海普現一毛孔中六趨輪迴悉入大悲光內存在處處皆是道場世世生生常居法界則登斯閣也觀其名而問其故雖全無信心之人且為元老願力所感自回心而生信矣况信受奉行如佛付囑者乎經言有大

經卷與三千大千世界其量正等而全住在一微塵中
一切微塵悉亦如是時有見其事者即以方便破一一
微塵出一一大經卷一切衆生咸得饒益然則元老建
閣於此非特以藏吾經卷而已又以出大經卷於微塵
中將不可以量數而劫論也其覺人利物尚奚所容聲
止止堂記

釋氏三乘之別猶吾儒上中下三品之不同將聖有言
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可

語而不語失人不可語而語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
言而况聖人乎空谷無心於響響隨聲而自異止水無
心於鑿鑿因形而自殊聖人無心於言言為人而自不
一故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而聞不能如顏子之無不說
一以貫之子貢以為多學不能如曾子之唯而已吾無
隱乎爾而二三子以我為隱豈足恠哉微妙難思之法佛
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非小乘下根之所及
也非小乘下根之所及而槩為說焉是載籠以車馬樂

鷄以鐘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昔舍利佛有請至于再三而佛言止止不須說亦至于再三特以聲聞在會故也夫以言乎慈悲則莫若佛之大以言乎方便則莫若佛之功宜其一視而同仁曲成而不遺乃特於聲聞如此亦猶吾夫子之為人耳然則佛說法時孰知其未嘗說佛不說時孰知其深說之乎興安唐叟元老遊場屋為名進士遊諸方為善知識人學亦學人仕亦仕其衣冠純儒其容貌類釋其心則釋儒之所莫能分也嘗

於其私第為燕處之堂而以佛止止之語名焉余嘗問
曰君果誰止邪君之戶外閭無隻履君之庭下蔚有深
草出則人不避路坐則人必爭席君雖有喙三尺自不
得不默尚欲誰止邪將君之口必無妄言之失而欲自
止之邪將君之心不無喜言之意而欲自止之邪君之
所以止與佛之所以止果有辨無辨邪試以語我來元
老曰止止

梅園記

嶺南多梅土人薪視之非極好事不知賞翫余之寓昭
平也所居王氏閣後半山間一株圍數尺高數丈廣蔭
四十步余杜門不出不見它殖何如問之土人咸謂少
與此比然此株正在王氏舍東穿其下作路附其身作
籬叢篁榛棘又爭長其左右余久為之動心顧王氏拘
陰陽吉凶之說不敢改作頃遇花時但徘徊路側徒倚
籬邊與之交樂乎天而已欲延一客飲一杯竟無班草
處一日坐閣上聞山間破竹聲策杖往觀焉則王氏方

且遵路增籬以趨歲月之利欣然曰時哉時哉諭使闢
路而回之徹籬而遠之視叢篁榛棘而芟夷之環數百
步規以為圃曾不頃刻而梅已顥顥昂昂拔立于雲霄
之上如伊尹釋耒而受幣如呂望投竿而登車如周公
別白於流言而袞衣繡裳西歸之日前瞻龍嶽回矚仙
宮左顧魏壇右盼佛子其氣象無終窮悉在梅精神之
中矣夫天地昔之天地也山川昔之山川也而俯仰之
間隨梅以異梅果異耶果不異耶梅雖無言余知之矣

昔之晦非梅失也時也今之顯非梅得也時也人以時見梅而梅則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故雖壽陽之粧不以為濫傳說之羹不以為遭而况區區管窺之異又奚足一呷於其前姑與客飲酒

天與堂記

紹州四邑惟恭城士人最多合平樂立山龍平之數而校焉曾不足以當其半自御史周公以來以力學知名以決科入仕者每每不乏方朝廷興崇庠校聘舉賢能

以紹隆先烈為宗社無疆之計而恭城之士獨於此時
中上舍者二人貢辟廡者二人南方之人策之齊君惟
一乃試上舍而中焉者也余省愆於此三年齊君踵門
不知其幾聽其論議觀其志氣參以鄉評而質諸師儒
可謂善士矣知其必以行義貢于辟廡策於軒墀而飛
聲於青雲之上余遷漢陽且行齊君乃見訪而言曰惟
一居山谷中相去四五里嘗規其勝構屋讀書命之名
而訓之言敢以請于左右余以其誠可嘉也使揭其前

曰天與堂取老子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意也齊君善篤於身而譽馳於人固已為天所與矣更能務遠者大者使內無媿於寸心外無媿於名教不惟獨善而已後進有志之士亦以此善導之庶幾一邦悉惟賢能上副明天子長育之賜則天之所與又豈可以淺智測乎余雖與齊君遠別猶能於耕牧之外詠歌太平之暇指日而俟傾耳而聽將聞朝廷之上搢紳先生之間欣然笑曰孰謂南方無人

得志軒記

仙宮嶺下有塘數十頃曰木梁塘塘外有峯數千仞曰龍岳峯面峯枕塘有屋數楹則一國之善士張雲卿夢立之居也居有小軒余嘗縱步造焉是時碧岫歸雲青天飛鷺蓮芳極目鮮風郁然余與夢立相視而笑不知誰為賓主也莊子曰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顧軒未名乃以得志名之而告之曰莘野一犁伊尹之得志也磻溪

一竿呂尚之得志也陋巷鼓琴顏淵之得志也緼袍歌
頌曾參之得志也方其志之得也果有志乎果無志乎
果有得可得乎果無得可得乎天自高也地自厚也日
月自明也寒暑自運也萬物自不同形相禪也而吾之
志果得矣其樂果全矣樂全之謂得志亦強名耳彼軒
車大馬中紺而表素欣然自以謂莫已若者烏知寄之
去來不可得而擅之乎此子貢入環堵之室聞原憲之
語所以逡巡有媿色也他日夢立坐軒上試即無窮之

蓮而諦觀之若華若葉若卷若舒一一色香一一境界
有妙法出焉而悉以與人轉盼之間忽然而契則心且
不冥而冥口且不默而默知余之言盖有未嘗言者而
未嘗不言也知古之人所以得志而無得而名焉者自
古而常今也由此而處可也由此而任可也由此而軒
冕亦可也既告之已又書以遺之以為在在之筌蹄云

焦山御書閣記

余前年過丹陽登連滄觀以縱目而大江橫貫于前金

山隗山拔出江心岌業于左右如人分引兩臂之狀信
乎其為東南之絕境今昔之勝遊覽者各有得焉不可
以言盡也隗山在東北隅非若金山當舟楫往還之會
人所易到以故其名未大顯於世稽按圖謀此山蓋以
晉隗光嘗居之得名今之寺乃光之故居改以為寺於
今若干年本朝太宗皇帝深念沉淪波濤之人未脫苦
趣嘗遣近侍即山建道場以濟拔之御製疏文著在寶
刻與佛日輝光照耀幽冥無有終極沙門某人既嗣住

持事私自念曰某人之初受疏也展卷讀誦實令開堂
演法上祝皇帝聖壽借使得一畝爾陋處猶將汲汲興
起仰贊天長地久無疆之休用副臣子歸美報上之勤
誠何況此山高視一方又太宗皇帝寶刻在焉雖龍天
聖衆恭敬衛護不可容聲然棟宇規模苟有可新以隆
莊嚴又安敢不勉於是前之人未作為者作為之舊製
之當更易者更易之願力潛通輿情翕應怠者勇奮恪
者樂施慢者篤信毀者讚揚百物咸赴其求百工各罄

其能自某年某月之某日至某年某月之某日凡若干時而寺之內外一一闋麗與山與州與尊奉君父之意悉皆宜稱某人遂屬其從弟饒州樂平縣主簿詹君扞以其詳來求記余雖未識其人觀其所建立如此且樂平君鄉先生也鄉先生為其兄言至于再三余曷可已於是以前余之所目覩者并載焉俾刻石以垂無窮

衡嶽寺大殿記

衡嶽寺實梁海尊者道場唐德宗賜寺額本朝改律為

禪元祐初主僧道辨念佛付囑誓以興起而大殿者馬氏之所建也歷年茲多棟橈不支不足以嚴奉世尊道人歸向辨亟以為先務選於其徒得知和者丐力於樂施之人時耒陽李仲賀財雄一方病疔積年良苦一夕夢僧自南嶽來求供曰吾梁海尊者如所求疔立愈李方覺而和及門竦然異之語以其故和適有藥服之果愈於是殿之製作當鼎新者李畢以為已任始於歲庚午成於歲癸酉造其宇者疑兜率陀宮移在人境瞻其

像者疑佛菩薩衆出現世間慢者虔恭謗者贊歎十不善業靡然善矣辨沒義臻奉能繼踵住持廣堂以說妙法高閣以藏御書長廊以環繞於外亦賴李而一新焉李之三子脩攸倚又咸率父志圖惟織悉無吝色余初入湖湘聞耒陽士李脩弟兄勇先甲族出錢以完學舍分田以裕學糧致一邑之士惟德行道藝之知而無他營固已賢其所為及經衡嶽詢覽形勝又得其父子本末如此觀夫為我之弊有拔一毛可以利天下而不為

者其極至於無君此有識之所共嫉而前聖之所深辨也李氏乃能不愛其貲獨成寺事俾僧若俗於以作禮祝天子億萬年與南山同壽豈不重可賢邪然則尊者所以兆於其夢信非偶然而已也故因奉能請記而并載之

道鄉集卷二十六